

爸爸的舌头

——天大谈艺录

齐天大 著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爸爸的舌头



——天大谈艺录

齐天大 著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爸爸的舌头：天大谈艺录/齐天大著. —北京：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 7
ISBN 978-7-5022-6299-0

I. ①爸… II. ①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085 号

爸爸的舌头——天大谈艺录

出版发行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 100048）
责任编辑 孙凤春
装帧设计 马世玉
责任校对 冯莲凤
责任印制 潘玉玲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22-6299-0 定 价 26.00 元

网址： <http://www.aep.com.cn> E-mail: atomep123@126.com
发行电话： 010-684528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语言的零星故事

一、要想伸出爸爸的舌头，你就必须——绝不迟到	3
二、爸爸的舌头小于妈妈的舌头？	4
三、我被人问：“你有几口朋友？”	6
四、我将爸爸的舌头……	7
五、牧师的孩子天生就善良	9
六、有一个荒唐的误会	11
七、“你现在还疯吗？”我问他	13
八、十多个世纪以前的一个文字巨人	16
九、人生之平与仄	18
十、我紧握住第三只手	19
十一、听，我怎能用发狠的声音给学生录音	22
十二、听了诗歌比赛之后的记录	23
十三、哑语哑吗？	25
十四、我们都是异星人！	28
十五、物以稀为贵，人以奇为缺	30
十六、我亮出了爸爸的舌苔	31
十七、我一下洞见了真理的鬼火	34
十八、一到过年为什么北京人都无家可归？	36

十九、观音本来无声	38
-----------------	----

第二部分 我的谈艺录

一、《我的谈艺录》	43
二、《长生殿》不只是昆曲	46
三、合唱团“银蛇狂舞”的女指挥	50
四、我的创作经验	54
五、作为我小说的模特	56
六、怎样给部长家送花圈	59
七、悲剧的“快感”	67
八、写书者的眼神	68
九、本人的世界	74
十、女儿的“生日恐怖主义”	81

第三部分 《杂书杂想——2005年的》

一、“五一”的黄金阅读记录.....	91
二、我的新诗观	94
三、阴阳人与人类的另一半	95
四、拔河是谁发明的——史书中的笑料	97
五、定是红楼梦里的人吗？	98
六、生命之树和知识之树，二者孰高？	101
七、同样的童心	104

八、女特务的话真对！	106
九、关于“诗”的按语	108
十、读报也是读书以及爱女人和没麻药开刀	110
十一、钱氏（钟书）之又一遗产	113
十二、“孟子”的气	115
十三、悲剧的毁灭——看尼采《悲剧的诞生》	117
十四、古书与老酒	119
十五、书要自己读	121
十六、髑髅的畅想	122
十七、不知谁走了神儿	124
十八、知彼知己算年龄	126
十九、谁是新知识分子？	128
二十、献给不是法国人的法国人	132

第四部分 我的体育人生 (右间、中场小花絮)

一、关于运动的导言	137
二、哪厮敢跟老子打擂？	139
三、唯有阿休是个特例	142
四、Leif 的床上戏——话说滚轴溜冰	145
五、“一石激起千重浪”——记我近日的一次跳水	149
六、人生千里路，都始于足下	152

第五部分 我写故我在

一、我写故我在	157
二、梦中西湖	158
三、艺术人的苦行	158
四、我终于回到了“修道院”	161
五、初次被人尊为“老师”的困惑	164
六、杨绛《洗澡》对我的启发和诱惑	166
七、被本人热恋着的冷板凳	169
八、“Role Play”——多角色的人生	172
九、青山在何处?	174
十、他们用坛子般的腰，在跳着拉丁舞	175
十一、我未来的博导惊呼：“咱们学校还真有人才啊！”	178
十二、乍暖还寒时节，我追忆苏联的光环	182
十三、千奇百怪的作家们	185
十四、我终于走上了法庭	187
十五、他竟有9个学位	190
十六、幸福的标准——一没得癌、二没撞上文革	192
十七、我写作于一条荒唐的假设之中	196
十八、王蒙之旷世纪巨尾	199
十九、布什父子的“空炮弹”	203
二十、介乎于哭笑之间的 Big-Man	204
二十一、向前、向前、向前！	207

二十二、你叫谁爷爷呢?	208
二十三、悲剧与臭豆腐孰香?	211
二十四、我与死人同梯	212
二十五、当往事如烟时——读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214
二十六、还是政府知我心	215
二十七、人生境遇之超低空	216
二十八、厚厚大红门中的红杏——重读章含之的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217
二十九、“红杏”之二	219
三十、豪雨不知时节	221
三十一、如螃蟹般横站的鲁迅	223
三十二、剃头的与被剃的	225
三十三、荒谬的石头	226
三十四、山连山、石倚石	227
三十五、“剃头故事”的下集	229
三十六、也说文章里的骨头	230
三十七、我的上一个编辑“烦兄”	231
三十八、最终的解决方案	233
三十九、我花钱让巴特尔给我独唱	234
四十、她不幸地号错了脉	236

第六部分 我体其中味——《红楼梦》研究心得

一、我恰恰刚失去了一个梦	243
二、可否将薛宝钗断臂再殖？	245
三、怎一个“散”字了得？	247
四、红楼的那一梦，还能再回人间吗？	251
五、每一本书，都是一座坟	253
六、我近来常做不愿醒的梦	255

第七部分 体读（“解毒”）庄子和鲁迅

一、先说《庄子》：古之真人？今之真人？	261
二、我开始，从今天，“解毒”鲁迅了	263
三、我把“屁股”给弄丢了	266
四、永不封笔的鲁迅	269

第八部分 《天大诗集》——诗歌的体验

一、足不出户的……	275
二、原点	275
三、律师的真话——法庭印象	276
四、勃拉姆斯和幼鸡以及我	276

五、王弼死时，才 24 岁——读余敦康之《魏晋玄学史》	277
六、我的墓砖	279
七、他——	279
八、他还是……（续）	280
九、Butter—Fly（又续）	280
十、有鹏来自远方——小戴来访	281

第九部分 管锥生活——作为全书的跋

一、二流医院的医生	285
二、管锥生活	287

第一部分

语言的零星故事

一、要想伸出爸爸的舌头， 你就必须——绝不迟到

(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

高尔基的《人间》，是这样开头的：“我来到人间，在本城大街上一家时髦鞋店做一名学徒”。

我也终于怀揣着一个破书包，到京城的一家中文学校去学徒了。

这是家专教外国人中文的学校，是民办的。

我交足了培训费之后，就开始看着录像，接受上岗前的培训了。

录像刚一开始，我就后脊梁——开始了出汗。因为我被告诉——一遍一遍地——你不许迟到。

对，你不许迟到！

你不许……迟到！

一个教学时段下来，大约70多个小时，要有30多次出场——那就好比马戏团的老虎和狮子上场，上场30多次，一次都不许迟到。

老虎能办到吗？

于是，我开始寻觅起了——手表。

我这个人，一个闲散之人，大约已有，那么几十年吧，没拥有过——手表了。

我大约像印度人和印尼人那样，看日头作息。

这样，一个不许迟到，就成了——恐怖的信号。

教师这个职业，应该说是——自由的，教师可以自由地奔放思维，可以自由地神驰神往，可教师——我这是第一次被教育到了——就缺少一种自由，那就是：上课不能迟到。

于是我回忆了，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在我上学的十几年中，我几乎没有不迟到的课程：从物理到化学，从日文到俄文……直到生理卫生课，但上我的课的老师们——别管是他还是她，别管他和她的名声有多大——却一直，是不迟到的。

有倒是有，北大一位博导，倒是迟到过一次——他把那次课程忘了——这下，全班的几十口子学生，可就不干喽！他们告到了系里，他们对着手机那一端的博导说：“你！还！我！钱！”（那是一种花钱才能上的进修课，进修的是哲学。）

想到了这些，我才意识到，本人的教师生涯，可能正式起始于——上课不迟到。

因此，我急需一枚 Swatch（手表）。

而且，是带“叫醒”功能的。

二、爸爸的舌头小于妈妈的舌头？

(一)

在英语中，母语是“Mother Tongue”，我在上一本书中把他直译为“妈妈的舌头”。我的这本书，是说我真正的母语——中文的，因此我要去教中文，我要通过教外国人中文去进一步结识

我的母语，我要让他们——中、外的文字们，在对比之中相得益彰，平分秋色，各领风骚。因此，我的这本书，被叫做了 Father Tongue——“爸爸的舌头”。爸爸，是有舌头的；爸爸的舌头，要比妈妈的舌头，更加坚挺；爸爸的舌头，要比妈妈的舌头，更有说服力；爸爸的舌头要比妈妈的舌头，更富于深情。

凡讲中文的人，他们的舌头，都理应是 Father Tongue。吾用吾嘴讲中文，吾用吾口教中文。我有我的女儿，因此我——原本是个爸爸；是爸爸的人，就不会用“Mother Tongue”与人交流，与人辩驳，与人理论，与人为善。

爸爸的舌头上的舌苔是绿色的，是环保的，是有质量的。

中文之舌，亦应为绿色，亦应该环保，亦应有崇高的质量。

(二)

在中文学校教外国人中文，老师的工资是外国人教 English 的——一半还不到。

这，使我诧异；这，使我不平；这，使爸爸的舌头——发干；这，使所有讲中文的人——不满。

Chinese 和

English 和

Japanese 和

German…

这几种语言，在人们的口中，比拼着它们的资格，以及，它们的身价。中文刚一入场，就自行贬值了，是由于讲中文的人太多？是因为能教中文的人数远大于能教 English 的？倘若一门语言的教

书匠的身价，要由教师的供求来定，那么，谁教 Chinese，谁就是倒霉蛋。这其中之道理再简单不过：与你抢这口饭吃的——有十三亿多人呢！

三、我被问：“你有几口朋友？”

(2004年2月19日)

(一)

量词的混用，是比较戏剧性的。比如，一个日本人在粗学过“几个”“几位”和“几口”几个量词之后，就开始按老师的要求进行练习了，他问：“你有‘几口’朋友？”

“三口。”我回答说。

“你家养了‘几位’猪？”他又造句道。

“四位。”我试着回答。

“……‘几个’……”他又抛出了一个更加离奇的问题，

“……五个……！”我回答得也不含糊。

(二)

在初次教外国人中文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原来让那一群操持与你的母语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人，按照你的母语的逻辑习惯思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想教会外国人中文，先要知道外国人是怎么想的，先要熟知他们的语言。但，即便凭借对对方文字和文化的熟知，你已经十

分有把握和信心了，你，也无法理解某些外国人为何要犯那种将朋友不按应归入的类别，而是用“口”来计数的错误。

反正论“口”来计算的朋友，本人至今还没有呢！

四、我将爸爸的舌头……

(2004年2月29日)

(一)

伸长了，伸到了大学的校园里。

这是一所京城有名的、以语言为主要科目的大学。

我意外地被选中，来到了这其中。

我这只 Father Tongue，欲与众多的、不以中文为母语的——舌头们，在空中接触。

我的耳朵中，又开始灌制了，我灌制着英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这是一所众多种族的学生云集的学校，仿佛我在北美上的那个大学。

这是一个学习语言的人的——集合之地。你朝四周望去，都是语言专家，本人这个二把刀，一进入这语言的佛门净地，就显得不那么快了。

我这个爸爸的舌苔——想伸出来凉凉，但在高手面前一露，就似乎要溃烂。

(二)

专职搞中文的教学和普及，将中文像 English 被一猛子推进